

佛說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卷上

中下同卷下

宋西天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施護奉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舍衛國故廢園林鹿母堂中是時彼處有白衣金幢二婆羅門去佛近住樂求出家成苾芻相爾時世尊日後分時自房而出詣鹿母堂旋復經行時白衣婆羅門見佛世尊詣鹿母堂旋復經行已即謂金幢婆羅門言金幢世間嬉戲諸所樂法悉是戲論我雖所作竟無其實若身若心旋生懈倦以其身心有懈倦故即起失念此失

念因即是無常是不堅牢是不究竟是散壞法汝今不應如是修作戲樂法者謂即施設事大之法金幢婆羅門言汝云何知白衣答言我從尊者瞿曇所聞而彼瞿曇有大辯才善知是義彼所說言事火之法謂從古仙之所傳習乃至所有事火法教彼亦皆知彼有一類仙人於沙門婆羅門所起過失意故作火事其過失者謂互相憎嫉伺求其短由此互起過失因故而諸有情壽命滅沒又復有情於別界中壽命盡已而來生此若能清淨

捨家出家苦行增修真實相應正善作意如其色心入三摩地隨等引心即能記念彼宿住事是等有情不樂互相憎嫉伺短由不起彼過失因故是即常住是即堅牢是即究竟是不散壞法若復有情互相伺短由彼互起過失因故是即無常是不堅牢是不究竟是散壞法是故諸婆羅門不應如是修作勿起過失意施設事火法金幢汝可知不此佛世尊日後分時自房而出詣鹿母堂旋復經行汝今可能同我往詣佛世尊所頭面禮足佛

經行時隨從經行彼佛世尊必為我等隨宜說法時金幢婆羅門言善哉我往爾時白衣金幢二婆羅門互言議已同詣佛所到已俱時頭面禮足隨佛經行爾時世尊告白衣金幢二婆羅門言汝等當知諸婆羅門自謂了達三明名稱上族種姓清淨從事火天勝族風八中生父淨母淨善生善種乃至七世父母尊高種族殊勝無罪無謗是等皆因種姓淨故又謂洞達明了五種記論一本母法等究竟三明二諸物定名三該吒婆那四文字章句

五戲笑妙言是等記論諸園陀典本師婆羅門悉善了知白衣諸婆羅門於三明中豈無輕毀凌辱及譏謗耶白衣金幢二婆羅門俱白佛言世尊諸婆羅門於三明中云何得無輕毀凌辱及諸譏謗而婆羅門三明典中作如是言諸婆羅門如是清淨是真婆羅門是梵王子清淨口生梵王種類梵王所化梵王所授是故諸婆羅門如是清淨是真婆羅門世尊而我白衣金幢亦以眷屬所纏不得解脫滅失善法增長惡法世尊此亦是爲我婆

羅門三明典中輕毀凌辱譏謗等事佛告白衣金幢二婆羅門言汝等當知諸婆羅門於三明中所招輕毀及譏謗者爲以婆羅門有如是言諸婆羅門如是清淨是真婆羅門是梵王子清淨口生梵王種類梵王所化梵王所授是故諸婆羅門如是清淨是真婆羅門三八白衣彼諸婆羅門雖作是說返爲破壞劣弱自身而復損失彼婆羅門所破壞者爲以不實起諸執著返於正法而生訶厭由是即起互相諍論何以故白衣或有婆羅門謂所生

時時分別異胎中亦異執彼所見生時異故
乃爲清淨而諸婆羅門亦同如是清淨所生
是故作如是言諸婆羅門是梵王子清淨口
生梵王種類梵王所化梵王所授是故諸婆
羅門如是清淨是真婆羅門白衣當知有四
種類卽爲四族何等爲四所謂刹帝利族婆
羅門族毗舍族首陀族白衣於是四族中造
黑業者感黑業報非勝所作智者訶厭死墮
惡趣又四族中有造白業者感白業報是勝
所作智者稱讚死生天趣白衣云何黑業所

謂殺生偷盜邪染妄言綺語兩舌惡口貪瞋
邪見此是黑業云何白業謂不殺生不偷盜
不邪染不妄言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不貪
不瞋正見此是白業復次白衣汝勿起是意
謂殺生等此諸黑業感黑業報非勝所作智
者訶厭彼刹帝利毗舍首陀諸族類中皆有
是事而婆羅門獨無是事白衣金幢二婆羅
門白佛言世尊云何作此說是事不然若造
黑業者感黑業報諸刹帝利婆羅門毗舍首
陀皆有是事而婆羅門何獨無耶佛言白衣

汝又勿起是意謂諸黑業婆羅門無餘三族
有此說即爲三明典中相應之語以婆羅門
是梵王子清淨口生梵王種類梵王所化梵
王所授本生清淨故是真婆羅門白衣汝又
勿起是意若四族中皆有黑業此說即爲三
明典中不相應語復次白衣汝勿起是意謂
不殺生等此諸白業感白業報是勝所作智
者稱讚彼刹帝利毗舍首陀諸族類中皆無
是事而婆羅門獨有是事白衣金幢二婆羅
門白佛言世尊云何作此說是事不然若造

白業者感白業報諸刹帝利婆羅門毗舍首
陀皆有是事而婆羅門何獨有耶佛言白衣
汝又勿起是意謂諸白業婆羅門有餘三族
無此說即爲三明典中相應之語以婆羅門
是梵王子清淨口生梵王種類梵王所化梵
王所授本生清淨故是真婆羅門白衣汝又
勿起是意若四族中皆有白業此說即爲三
明典中不相應語復次白衣汝勿起是意謂
刹帝利毗舍首陀諸族類中造殺生等諸黑
業故身壞命終墮於地獄而婆羅門獨無是

事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白佛言世尊云何作此說是事不然諸刹帝利婆羅門毗舍首陀造黑業者身壞命終皆墮地獄而婆羅門何獨無耶佛言白衣汝又勿起是意謂造黑業墮於地獄婆羅門無餘三族有此說即爲三五六明典中相應之語以婆羅門是梵王子清淨五口生梵王種類梵王所化梵王所授本生清淨故是真婆羅門白衣汝又勿起是意若四族中有黑業故皆墮地獄此說即爲三明明典中相應之語復次白衣汝勿起是意謂造不

殺生等諸白業故身壞命終生於天趣彼刹帝利毗舍首陀皆無是事而婆羅門獨有是事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白佛言世尊云何作此說是事不然諸刹帝利婆羅門毗舍首陀造白業者身壞命終皆生天趣而婆羅門何獨有耶佛言白衣汝又勿起是意謂造白業生於天趣婆羅門有餘三族無此說即爲三明明典中相應之語以婆羅門是梵王子清淨口生梵王種類梵王所化梵王所授本生清淨故是真婆羅門白衣汝又勿起是意若四

族中有白業故皆生天趣此說即爲三明明
中不相應語復次白衣我向所說是等法中
若善若不善若黑若白若有罪若無罪若淨
分若染分若勝若劣若實若狹如是諸法隨
應轉時諸婆羅門一向堅執我說是人真實
癡者以自識心而爲知解白衣又諸婆羅門
或起種姓言論或族氏言論或自教言論又
起是意他人所應爲我設座汲水獻供前起
承迎合掌問訊我即不應於其他人作如是
事起是意者我說是人不見正法復次白衣

或有沙門或婆羅門計著種姓族氏言論或
復計著自教言論者我說此爲非真出離沙
門非真出離婆羅門白衣或有沙門或婆羅
門不計著彼種姓言論亦不計著族氏言論
又不計著自教言論我說此爲真得出離正
了知者沙門婆羅門復次白衣彼憍薩羅主
勝軍大王見釋種子沙門瞿曇從釋族中捨
家出家彼勝軍王於其釋子歡喜慰安恭敬
禮拜前起承迎合掌問訊白衣彼憍薩羅主
勝軍大王於佛如來歡喜慰安恭敬禮拜前

起承迎合掌問訊者其王不以沙門瞿曇是高勝族王亦不起高勝族意不以沙門瞿曇相好端嚴王亦不起相好之意不以沙門瞿曇有大名稱王亦不起名稱之意由此應知法爾如是白衣是法本來最上最大最極高勝如是正見諸法本母是即增上畢竟歸趣復次白衣若人於我安住正信是人即得堅固增長根本出生不壞淨信何以故謂若沙門若婆羅門若天魔梵三界一切悉是我子皆同一法而無差別正法口生同一法種從

法所化是真法子白衣或有問言汝等一切各各父母種姓族氏何故棄捨返作是言我等皆是沙門釋子白衣當知法爾如是是法本來最上最大最極高勝如是正見諸法本母是即增上畢竟歸趣

風八

七

佛說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卷上

佛說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卷中

宋西天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施護奉詔譯

復次白衣過極久遠此界壞時當界有情還復往生光音天中過極久遠此界成時別界有情光音天歿而來生此是諸有情各有身光清淨皎潔騰空而行隨欲能往適悅快樂如意自在以彼有情身有光故世界爾時日月光明悉不出現以其日月光不現故星亦不現星不現故宿亦不現宿不現故亦不分別晝夜殊異以其不分晝夜異故年月日時

亦無差別亦復不分男女形相爾時有情法爾自然身光互照復次白衣彼時大地大水湧現色如酥乳味如甘蔗又或如蜜香美細妙爲人所食資益諸根其名地味時一有情於是地味極生愛樂舉以指端用嘗其味餘諸有情見已亦然起希欲想亦以指端舉嘗其味隨生愛樂爾時有情既於地味極生愛樂而爲所食資養支體由多食已諸有情身漸覺堅實旋復麤重以麤重故不能騰空隨欲而往身光隱沒身光沒故爾時大地皆悉

冥暗世間乃有日月出現日月現故星宿亦現始分晝夜既分晝夜即有年月日時差別復次白衣彼時有情初食地味其味久時爲世資養以彼有情貪食多者色相瘦弱若食少者色相充實時充實者見瘦弱者不知其故乃作是言汝是瘦弱者我是充實者由此乃起憍慢之想以是緣故地味隱沒爾時有情見彼地味既隱沒已咸唱是言苦哉苦哉今此地味何故隱沒復次白衣地味既沒地餅復生色如餐那迦味如甘蔗又或如蜜香

美細妙爲人所食彼時有情次食地餅久爲資養以彼有情貪食多者色相瘦弱若食少者色相充實時充實者見瘦弱者不知其故乃作是言汝是瘦弱者我是充實者由此乃起憍慢之想以是緣故地餅隱沒爾時有情見彼地餅既隱沒已咸唱是言苦哉苦哉今此地餅何故隱沒復次白衣地餅既沒林藤復生如迦籠躡迦枝有四種色味如甘蔗又或如蜜香美細妙爲人所食彼時有情後食林藤久爲資養以彼有情貪食多者色相瘦

弱若食少者色相充實時充實者見瘦弱者不知其故乃作是言汝是瘦弱者我是充實者由此乃起憍慢之想以是緣故林藤隱沒爾時有情見彼林藤既隱沒已咸唱是言苦哉苦哉今此林藤何故隱沒白衣如今時人或有苦法當觸惱時亦唱是言苦哉苦哉復次白衣林藤既沒香稻復生而此香稻無糠無粃妙香可愛依時成熟旦時刈已暮時還生暮時刈已旦時還生取已旋活中無間絕旦暮二時取其香稻但爲資養不知本因彼

時有情而競貪食以是緣故身轉麤重乃有男女二相差別由此有情互起憎愛以憎愛故互相毀謗又復漸起互相染著此染著因爲過失本又諸有情由毀謗故乃以杖木瓦石互相打擊於是世間乃生非法及不正行白衣如今世人以其童女飾以衆華嚴諸妙服求其異姓而用妻之設此非法以爲正法然於其義都不能知彼時有情亦復如是過去正法今爲非法過去律儀爲非律儀如是漸生諸非法行由起非法行故漸生逼迫滅

失厭離旋增懈墮或於一日二日三日乃至一月不住家中不營家業游行曠野覆藏過非時有一人性懶墮故不能依時往取香稻乃作是念我今何故受斯苦惱旦時旦時去取香稻暮時暮時還復往取我今若能一日一往并取旦暮二時香稻豈非善邪作是念已即往并取二時香稻復次白衣時別一人來相謂言汝今同我往取香稻懶墮者言汝但自往我已取來旦暮二時所食香稻時來喚者乃作是念日取二時所食香稻既為善

者我今何不一往并取二日三日所食香稻作是念已即往并取復次白衣時又一人來相謂言汝今同我往取香稻前人答言汝但自往我已取來二日三日所食香稻其人爾時乃作是念一往并取二日三日所食香稻風人既為善者我今何不一往并取四日五日所食香稻作是念已即往并取復次白衣初取香稻無糠無粃香美妙好一懶惰者而為因故其後漸次展轉多取乃為貯積充已受用爾時香稻漸生糠粃旦時刈已暮時不生暮

時刈已旦時不生不復還活不知其因彼諸有情即共集會互相議言我等初時各有身光騰空而行快樂自在以身光故日月星宿光明不現亦不分別晝夜殊異年月日時亦無差別亦復不分男女形相法爾有情身光互照是時大地大水湧現色如酥乳味如甘蔗又或如蜜香美細妙爲人所食資益諸根其名地味時一有情見極生愛舉以指端用嘗其味餘諸有情見已亦然皆嘗其味咸生愛樂我等爾時用爲所食資養支體於是地

味貪食既多我等身支漸覺麤重以是緣故不能騰空隨欲而徃身光隱沒由是世界皆悉冥暗爾時乃有日月星宿光明出現始分晝夜年月日時亦有差別是時地味我等所食久爲資養貪食多者色相瘦弱若食少者色相充實時充實者見瘦弱者起憍慢想以是緣故地味隱沒地餅復生甘美細妙色香具足我等所食久爲資養貪食多者色相瘦弱若食少者色相充實時充實者見瘦弱者起憍慢想以是緣故地餅隱沒林藤復生甘

美細妙色香具足我等所食久爲資養貪食多者色相瘦弱若食少者色相充實時充實者見瘦弱者起憍慢想以是緣故林藤隱沒香稻復生爾時香稻無糠無粃妙香可愛旦時刈已暮時還生暮時刈已旦時還生我等所食但爲資養不知本因貪食旣多滓穢旋礙爾時乃有男女相異後起憎愛互相毀謗又復漸生互相染著此染著因爲過失本我等爾時互相毀謗故杖木瓦石互相打擊於是世間乃生非法起非法故漸生逼迫滅失厭

離旋增懈惰一日二日乃至一月不住家中不營家業遊行曠野覆藏過非時有一人性懶惰故不能依時往取香稻乃作是念我今何故受斯苦惱旦時旦時去取香稻暮時暮時還復往取我今宜應一日一往併取旦暮二時香稻作是念已即往併取時別一人來相謂言汝今同我往取香稻懶惰者言汝但自往我已取來二時香稻其人爾時乃作是念二時香稻取爲善者我今一往當取二日三日香稻作是念已即往併取時又一人來

相謂言汝今同我往取香稻前人答言汝但
自往我已取來三日香稻其人爾時乃作是
念三日香稻取爲善者我今一往當取四日
五日香稻作是念已即往併取汝等當知初
取香稻無糠粃無粃後漸多取以爲貯積爾時
香稻漸生糠粃取八旦時刈已暮時不生暮時刈十二
已旦時不生不復還活不知其因我等今時
宜應普以一切地界均布分擘各爲齊限此
是汝地界此是我地界彼諸人衆互相議已
即分地界立爲齊限佛言白衣爾時人衆分

地界已時有一人往取香稻艱難所得即作
是念我今云何能得所食云何令我養活其
命我今自分香稻將盡他界雖有然彼不許
我今須往盜其少分作是念已以已香稻蜜
固護之即往他界竊取香稻其主見已告盜
人言咄汝盜人何故來此竊我香稻盜人答
言我不如是不曾取汝界中香稻復次前人
於第二時往取香稻亦復難得又生前念我
今云何能得所食云何令我養活其命我今
自分香稻將盡他界雖有然彼不許我今須

往盜其少分作是念已以已香稻密固護之
即往他界竊取香稻其主復見於第二時還
來盜已又復告言咄汝盜人何故復來竊我
香稻盜人答言我不如是不曾取汝界中香
稻

四八

十三

佛說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卷中

佛說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卷下

宋西天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施護奉詔譯

復次白衣前人又於第三時中往取香稻亦
復難得乃作是念我今云何能得所食云何
令我養活其命我今自分香稻將盡他界雖
有然彼不許我今于三盜其少分作是念已
以已香稻密固護之即於他界而興盜竊其
主見彼于三來此興盜竊已心生瞋恚復作
是言咄汝盜人何故于三來此盜竊即捉雙
手舉杖以打盜人被打叫呼啼泣世間爾時

乃生非法諸不正行由此而興杖捶之名是初建立因彼偷盜乃生瞋恚苦惱等事是爲非法非法生故不正行興由此乃有三不善法首初建立所謂偷盜妄言杖捶復次白衣爾時人衆見是事已又復集會共相議言我等初時身有光明隨欲自在以身光故日月星宿悉不出現不分晝夜年月日時亦無差別爾時大地大水湧現其名地味我等食之久爲資養乃至最後我等自起不善法故地味隱沒地餅復生取以食之久爲資養乃至

最後我等自起不善法故地餅隱沒林藤復生取以食之久爲資養乃至最後我等自起不善法故林藤隱沒香稻復生無糠無粃取以食之久爲資養乃至最後我等自起不善法故彼香稻中乃生糠粃旦時刈已暮時不生暮時刈已旦時不生不復還活不知其因我等爾時即以香稻均分地界分地界已時有一人往取香稻艱難而得乃於他界而興盜竊其主見已告盜人言咄汝盜人何故來此而爲盜竊盜人答言我不如是不曾竊汝

界中香稻復次前人第二第三竊取香稻亦復如是其主見已乃生瞋恚復作是言咄汝盜人何故于三來此盜竊即捉雙手舉杖以打盜人被打叫呼啼泣世間爾時乃生非法諸不正行杖捶之名由此而興三不善法最初建立所謂偷盜妄言杖捶我等今時宜共選擇色相具足有大威德大智慧者立爲田主我等諸人自界香稻各各當分一分與彼是人平正應調制者即詭制之應攝受者即攝受之善護地方及護人衆我等應當各各

承稟時諸人衆參議成已即共選擇色相具足有大威德大智慧者立爲田主而作主宰衆皆承稟佛言白衣爾時田主衆許立故由是名爲衆許田主此田主名最初墮於文字數中又於地界善作守護爲主宰故名刹帝利原八此刹帝利名第二墮於文字數中又能於衆善出和合慰安語故名慰安者此慰安者即名爲王此王之名第三墮於文字數中此時世間初始建立刹帝利境界白衣當知若此若彼諸有情類若同若異若法若非法雖

有差別法爾自然最上最勝最極高大見如是法如是法生增上歸趣復次白衣彼時衆中後有一人見不實法逼迫減失旋生厭離棄在家法乃於曠野寂靜之處構立草菴繫心一處修禪寂止至日暮時爲飲食故入聚落中又至旦時爲飲食故還入聚落餘諸人衆見是人已乃起思念今此人者見不實法逼迫減失旋生厭離棄在家法乃於曠野寂靜之處構立草菴繫心一處修禪寂止此乃名爲修禪行者後又立名憤鬧之者後又立

名修禪憤鬧者後又立名作教授者後又立名造不善業者復次白衣彼時衆中又一類人初修禪已後復還起作意思惟止聚落中設其場界聚以學徒教授典章餘諸人衆見是人已互相謂言此一類人初於曠野修禪寂止後復還起作意思惟止聚落中設其場界聚以學徒教授典章此乃不名爲修禪者是時立名爲教授者又名多說婆羅門此婆羅門名最初墮於文字數中由是世間乃有婆羅門一類境界白衣當知若此若彼諸有

情類若同若異若法若非法雖有差別法爾自然最上最勝最極高大見如是法如是法生增上歸趣復次白衣彼時衆中又一類人廣布田種施作農事養活其命以彼營作田種事故名爲毗舍此毗舍名最初墮於文字數中由是世間五八乃有毗舍十六一類境界白衣當知若此若彼諸有情類若同若異若法若非法雖有差別法爾自然最上最勝最極高大見如是法如是法生增上歸趣復次白衣彼時衆中又一類人巧僞漸生營雜惡事名爲

首陀此首陀名最初墮於文字數中由是世間乃有首陀一類境界白衣當知若此若彼諸有情類若同若異若法若非法雖有差別法爾自然最上最勝最極高大見如是法如是法生增上歸趣復次白衣彼刹帝利族中有出離者厭惡逼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艱危災患故捨家出家即我沙門最初得名此沙門者刹帝利族中如是修作已彼婆羅門毗舍首陀亦復如是若能厭惡逼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艱危災患故捨家出家悉爲沙

門而無差別由此世間乃有沙門一類境界
最初建立白衣當知若此若彼諸有情類若
同若異若法若非法雖有差別法爾自然最
上最勝最極高大見如是法如是法生增上
歸趣佛言白衣由是次第有五類境界首初
於此世間建立所謂剎帝利境界婆羅門境
界毗舍境界首陀境界沙門境界於此五中
而沙門者最尊最上廣大名稱無復過上白
衣譬如高峯極為高峻或有群牛周行彼峯
切能往欲奔其頂竟不能到而彼峯頂法爾

自然最上最大最極高顯彼五境界亦復如
是而沙門境界法爾自然於諸世間最上最
大最極高顯無復有上復次白衣彼剎帝利
族中有造身不善業及彼語意不善業已起
邪見者身壞命終墮於惡趣地獄中生而婆
羅門毗舍首陀諸族亦然有造身不善業及
彼語意不善業已起邪見者身壞命終墮於
惡趣地獄中生沙門亦然有造身不善業及
彼語意不善業已起邪見者身壞命終墮於
惡趣地獄中生復次白衣彼剎帝利族中有

造身雜業及彼語意諸雜業已起雜見者身
壞命終生於人中而婆羅門毗舍首陀及彼
沙門諸類亦然有造身雜業及彼語意諸雜
業已起雜見者身壞命終生於人中復次白
衣彼刹帝利族中有造身善業及彼語意諸
善業已身壞命終生於天界而婆羅門毗舍
首陀及彼沙門諸類亦然有造身善業及彼
語意諸善業已身壞命終生於天界復次白
衣彼刹帝利修身語意諸善業已而起正見
於四念處安住正心如理修習七覺支已自

能證悟彼涅槃界而婆羅門毗舍首陀及彼
沙門諸類亦然修身語意諸善業已而起正
見於四念處安住正心如理修習七覺支已
自能證悟彼涅槃界復次白衣彼最初時大
梵天王說伽陀曰

刹帝利族人中尊風人種姓真實復清淨

三明諸行悉周圓 爲人天中勝尊者

白衣彼大梵天王所說伽陀深爲善說爲善
歌詠此語誠實非妄說者何以故我亦宣說
刹帝利族爲人中尊種姓真實又復清淨三

明諸行皆悉圓滿於人天中是尊勝者爾時
白衣金幢二婆羅門合掌恭敬前白佛言世
尊我等昔時愚癡所覆不自開曉譬如偃者
復如癡者又如冥暗一切所向不能通達我
等今日蒙佛世尊教示正義分別顯說豁然
醒悟如偃者得伸癡者開導冥暗得炬今日
已往誓歸依佛歸依正法歸依僧伽近事世
尊乃至盡壽奉持佛法如護身命常具慚愧
悲愍有情下至螻蟻起護念想我今隨佛出
家受具足戒爾時世尊告苾芻衆言諸苾芻

今此白衣金幢二婆羅門歸佛出家汝諸苾
芻當爲彼等受具足戒時諸苾芻如佛教勅
卽爲彼等受具足戒白衣金幢二婆羅門於
刹那間成苾芻相戒行具足是時尊者白衣
金幢二苾芻專注一境離諸散亂清淨身心
趣求正理風八卽得天眼宿住漏盡十九三明具三明
已是正知者聞所說法得大利益

佛說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卷下

永樂北藏

二婆羅門緣起經

第六九冊

音釋

伺相吏切 貯展呂切 刈倪祭切 糠剛切 糝丘切
穀皮也 糝早展 構居候切 偃於武切
不成粟也 架也 不伸也